

瘟疫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在二次大戰後第三年寫就「瘟疫」。戰後·人類徹底迷失了·存在主義爲人類的詮釋是：人類也許是無辜·而因無辜帶來的無知·却是瘟疫的最佳溫床。全書透露他內心對人類情感的熱切·和哲學中人道呼喚的焦急意味。





世界文學全集⑥9

卡

繆 / 著

瘟疫

孟 祥 森 / 譯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變遷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脚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部 一



這本記事中所描寫的異常事件發生於一九四幾年，地點在俄蘭城。大家都認為，就從這件事情的異乎尋常來說，發生得很不是地方。因為俄蘭城第一個特色便是平凡無奇，它只不過是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海岸一個略大的港口而已，是法蘭西一個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公署所在地。

城的本身，讓我們承認，是醜陋的。它有一個自鳴得意的、若無其事的樣態，而你要想發現究竟是什麼使它跟世界其他部分那麼多商業中心不同，是需要一些時間的。譬如說，你怎麼能想像一個城裏沒有鴿子，沒有樹，也沒有花園？你既聽不到翅膀的拍飛聲，也聽不到樹葉的沙沙聲——總之，你怎麼能够想像這樣一個完全說不出一分好來的城市呢？季節的變換只能在天空中分曉。告訴你春天已經到來的只有空氣裏的感覺，或者從鄉下來的小販提着的花籃；那是一個在市場裏叫出來的春天。夏天的時候太陽烘烤着屋頂，烤得你肉乾骨裂，灰色的塵土吹滿了牆壁，而你除了躲在屋子裏逃命，窗帘緊閉，擋開那火一般的日子以外，別無他途。但是到了秋天，又是泥濘泛濫。只有冬天才真正讓人愉快。

但要想認識一個城市，恐怕最方便的辦法就是看一看那裏的人怎麼樣生活，怎麼樣談情說愛，又怎麼樣死吧。在我們這個小城裏（我們不禁懷疑，是不是天氣造成的結果呢）這三種事情都用着同一種步調在進行，浮躁而又漫不經心。事實的真相是，在這裏每個人都活得不耐煩，都把他們的力量用在培養習慣上。我們這裏的公民工作辛勤，但唯一的目的是想賺錢。他們主要的興趣落在事業上，而他們一生最主要的目標，用他們的話說，是「幹正經事」。當然，有些比較單純的樂趣他們也不會推拒，比如談情說愛，海水浴，看電影。但是，這些打發時間的辦法他們總是留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而把其他的時間都用來賺錢，越多越好。這當然是合情合理的。到了傍晚，離開辦公室以後，他們總是在一成不變的時刻聚集在一起，在咖啡店，或者在大馬路上閒蕩，或者在陽臺上呼吸新鮮空氣。年輕人的熱情是猛烈而短暫的，老年人的惡習却很少超過玩保齡球，參加宴會和交誼活動，或在俱樂部玩牌——在這種時候一張牌打下來，大筆的錢就跟著易手。

當然，這些習慣也不僅是我們這個城特有的；其實我們這一代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一樣。當今最常見的現象莫過於大家從早到晚工作，然後在牌桌上，在咖啡廳裏，在閒聊中把剩下的時間消磨掉，把賺的一點錢抖落一空。然而仍舊有些城鎮或鄉區的人，有時候確實跟別的地方不大一樣。一般說來這不一樣並不能使他們的生活有什麼不同。不過，他們確實是有一點承傳，而這種東西也確實蠻不錯。然而俄蘭城却似乎是一個沒有承傳的城鎮；換句話說，完全現代化。因此我看沒有需要再討論這個城裏的人談情說愛的方式。男人和女人在所謂的「愛的行爲」中很快的把對

方耗盡，否則便是安定下來，走進虔誠的婚姻生活習俗中。我們很少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找到一個中庸的辦法。當然，這也不是什麼特點。在俄蘭城，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樣，由於缺乏時間和思想，大家在沒有搞清楚愛情是什麼的時候就因為愛而忙成一團了。

我們這個鎮裏比較特殊的一點是在死的時候略感困難。或許，「困難」兩個字不大正確吧！「不自在」可能比較近乎真象。生病當然一向就是不舒服的，但有些城鎮，可以說，當你生病的時候會呵護你；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某種角度來說，你可以略無遺憾的撒手西歸。生病的人需要一些小小的照顧，他希望有東西可以依靠，而這其實也自然不過。但在俄蘭城，那種暴烈的氣候，那繁忙的商業，那嘈雜的四周，那突然低垂的夜幕，以及種種娛樂的基本性質都需要人有很好的健康。生病的人在這裏會覺得不得其所。想想看，一個垂死的人陷在幾百重冒着熱氣的牆頭後面，而全城的人都坐在咖啡店或手持電話討論着船貨、提貨和折扣的時候會是什麼滋味！顯然，在這種時候，是非常不舒服的，當死亡在這樣乾熱的氣候，這樣冷漠的情境下半路攔截你的時候，即使是一種現代化的死亡也會令人覺得不是味道。

這些有點散漫的描寫其實把我們這個城市作了相當程度的烘托。不過我們總也不能誇張。實際上，我們所說的也只不過是這個城市裏瑣屑的生活相貌而已。可是你在這裏過日子，可以天天不必碰到什麼困難——只要你養成了習慣就好。而由於習慣正是我們這個城市所鼓勵的，所以一切天下太平。從這一點看，這裏的生活倒並不怎麼刺激，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不過，至少可以說社會的不安定在我們之間很陌生。我們這些實話實說，友善而勤奮的公民常常使外來客產生合

情合理的尊敬；沒有樹木，沒有魅力，也沒有靈魂，俄蘭城終究給你的印象是平平靜靜，而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你也可以在這裏安安逸逸睡着了。

只還有一件事要再說一說，俄蘭城的地理環境倒頗有一點特殊，它座落在一塊光禿禿的臺地中央，四周圍有輪廓清晰的小山圍繞，下臨一個整整齊齊的港灣。我們唯一的遺憾就是這座城在建築的時候竟然是背對港口，結果你要想去看海，就非得費一番手脚，繞過城市才能到達海邊。

俄蘭城的一般生活就是這樣子了。因此，我們很容易了解，為什麼我們的市民對於該年春天發生的事情一點領會的影子也捉不到，更不用說對繼之而來的事所含的預言成分。對某些人來說，這些事件自然得很，對另一些人來說却完全是不可置信。但是，顯然，這些不同的看法不在記事者所記述的範圍之內。他的工作只是說：「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當他知道事實怎麼發生，又怎麼影響到整個兒市民的生活，他就記載下來，而上千上萬親身經歷的人也承認他所記載的事實。

不管怎麼說，目前這個記事者（他的身份在適當的機會透露出來）並沒有很合適的能力來充任他現在的工作，不過時機卻讓他收集到不少的資料，而也由於各種事物的運行，使他捲入他打算記載的這些事情中。這就是他扮演一個史家角色的原因。當然，一個史家——即使是一個業餘史家——也總要有他的資料來引導，不論是私人收集的，或者是轉手。現在這位記事者共有三種資料：第一，他親眼所見；第二，別的目擊者所作的記載（這要感謝他所扮演的角色，使他能够得知到這本記事中主要角色的親身印象）；最後一種是後來到手的文件。他打算在需要的時候

引用這些記錄，按照他認為最好的辦法來引用。而且他也打算……。

但是，恐怕前言應該到此爲止了，應該是直接談到正文的時候。記事的第一天也是事情需要詳加陳述的一天。

2

四月十六日上午，當伯納德·李爾醫生從他的診所出來的時候，覺得腳底下踩到一塊軟軟的東西。那是在樓梯平臺中央的一隻死耗子。由於時間急迫，他顧不得多想，就把它踢到一邊。繼續下樓；只有當他走到街上才想到死耗子跟樓梯平臺扯不上關係，便轉身回來叫門房把它拿走。只有當他留意到這個老密歇爾先生對這件事情的反應時，他才看出事情有點蹊蹺。就他自己來說，他只不過覺得一隻死耗子有點奇怪，此外並沒有什麼；不過那門房却真是氣壞了。有一點他是說得斬釘截鐵：「這裏根本沒有耗子。」醫生一再想告訴他那裏真有一隻耗子，可能已經死了，在一樓通往二樓的平臺上。密歇爾先生的信心却是無法動搖的。他一再的說，「這棟樓裏沒有耗子，一定是哪個鬼把它丟進來。很可能是那些小流氓。」

那天傍晚，當李爾先生站在大門入口處，摸口袋裏的鑰匙，準備走上公寓樓梯時，看到一隻大耗子從走廊黑暗的末端向他爬過來。它的步履不定，毛都濕透了。這個動物停住了脚步，似乎想要維持身體的平衡，然後又向醫生爬過來，又再停住，然後轉動身子，發出細細的尖叫聲，側

身躺下來；嘴微微張開，血從裏邊汨出來。醫生眼盯盯地看了一刻，走上樓去。

他所想的並不是耗子，那一股血使他的念頭又回到當天一直纏繞不去的念頭上。他的太太已經病了一年，明天要到山區的一所療養院去。他發現她躺在床上休息，這本是他的意思，因為第二天旅行諒必相當辛苦，現在必須好好休息。她對他微笑了一下：

「你知道嗎，我覺得好多了！」

醫生注視着向他轉過來的臉，映在床邊的燈光中。他的太太三十歲，長期害病，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然而當李爾看着她的時候，第一個閃在腦子裏的念頭却是，她是多麼年輕啊，幾乎像小女孩一般！但這可能是由於她在微笑，把其他的都掩蓋了下去。

「現在睡眼看，」他勸着說。「護士十一點來，而且要搭中午的火車。」

他親一親那微微汗濕的前額，那笑容一直送他走到門口。第二天，四月十七日，早晨八點鐘，當醫生要出去，門房拉住了他嘮叨了一番。他說，有些小流氓又把三隻死耗子丟到門廊裏。顯然是用彈簧很強的籠子打住的，因此流了一大堆血。門房在廊子裏徘徊了好一刻，提着耗子的腿刻意盯着來往的行人，看那些惡作劇的傢伙會不會由於得意的笑容而露出馬脚。可是他白等了老半天。

「我一定會捉住他們，」密歇爾先生抱着滿懷希望這樣說。

李爾醫生相當困惑，照例開始到城郊去給他那些比較貧窮的患者看病。這些地區的清掃工作是在午前做完，當他開車沿着那又直又多塵埃的街道前進時，瞥見沿着行人道排列的垃圾桶。只

在一條街上醫生就看到垃圾箱裏的蔬菜堆和其他垃圾上有十幾隻耗子。

他去看的第一個病人是個慢性氣喘病人，現在他走進這個權充飯廳和臥室的屋子，看到病人躺在床上，望著街道。這病人是個年老的西班牙人，難看，佈滿皺紋。床單上放了兩隻鍋，裝著乾豆子。當醫生走進屋子，那老人正好要坐起來，頭仰在後面，喘著氣想使呼吸平順。他的太太端進一碗水來。

「嗨，醫生，」當醫生給他打針的時候，他說：「它們都出來咧，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說耗子，」他太太解釋道。「隔壁那個人在門口看到了三隻。」

「哪，它們出來咧，你可以看到垃圾箱裏一大堆一大堆的。是餓，餓把它們趕了出來。」

李爾不久就發現耗子成了城裏這一區的熱門話題。他出診完畢，開車回家。

「你有一封電報，先生，在樓上，」密歇爾先生告訴他。

醫生問他有沒有再看到耗子。

「沒有，」門房回答：「沒有再看到，我一直留意，你知道，那些鬼崽子們不敢了，只要我在他們就不敢。」

電報告訴李爾，他母親第二天到達。她在他太太不在家的時候來幫他照顧家事，當醫生進到他的公寓，他發現護士已經來了。他看一看妻子，她穿著一套定做的洋裝。他注意到她塗了一點胭脂。他向她微笑。

「漂亮，」他說：「你看起來好得很。」

幾分鐘以後他送她到火車站的臥車裡，她環顧車廂，然後說：

「這太貴了吧，會不會？」

「不要擔心，」李爾回答道。「非這樣不行。」

「我說，這些耗子亂跑是怎麼回事？」

「我也說不清楚。當然是很怪，……但就會過去。」

然後匆忙間他請求她原諒；他覺得對她照顧得不够，一向他就太疏忽。當她搖著頭，就像叫他不要再說下去時，他又加了一句：「不管怎麼樣，等妳回來一切都會好轉。我們會開始新生活，妳跟我，親愛的。」

「就是！」她的眼睛閃着光。「讓我們開始新生活。」

然後她把頭偏過去，似乎是透過窗子在看月臺上的人，看他們匆忙之間撞來撞去。火車的嚇聲傳到耳際。他溫柔的叫着他太太的名字；當她轉過臉來的時候還掛着淚痕。

「不要，」他默默的說。

在那眼淚的後面又展現了笑容，只是有一點緊張。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現在，走吧！一切都會順利。」

他把她抱在懷裏；然後，走出火車，站在月臺上。現在他只能透過窗子看到她在笑。

「親愛的，」他說：「請妳一定要非常小心照顧自己。」

但她已聽不到他說什麼。

當他要離開月臺，在出口附近遇見了奧銅先生，他是違警罪法庭推事，手上牽着他的小男孩。醫生問他是不是要出門。

高大而黝黑的奧銅先生總給人一種所謂「飽經世故」的感覺，好像葬儀社的人那般沉默。

「不，」推事說：「我來接奧銅夫人，她要來看看我的家小。」

火車頭拉汽笛了。

「那些耗子，現在……」推事開始說。

李爾向火車前進的方向挪了一兩步，然後轉回來走向出口。

「耗子？」他說。「沒什麼……」

後來當他回想到這段時間，唯一的印象是一個鐵路人員胳膊下來着一隻裝滿了死耗子的盒子從旁邊走過。

那一天午後不久，當李爾的診療工作剛剛開始，一個年輕人來拜訪他。醫生猜想他上午大概來過；這是個新聞記者。他名字叫雷蒙·藍伯。矮，方肩，臉上帶着一股堅毅的表情，眼光銳利，給人一種在任何情況都非達成目的不可的神情。他穿着一套像運動員的服裝。他直話直說：他的報紙——巴黎數一數二的一家日報——要他寫一篇關於此地阿拉伯人的生活狀況，尤其是關於衛生方面。

李爾回答說這些狀況不怎麼好。但在他作清楚的說明以前，想要知道這個新聞記者能不能把真情實況都照實報告出來。

「當然可以，」藍伯回答說。

「我是說，」李爾解釋道，「他們能不能夠讓你發表一篇對於現在生活狀況不加限制的譴責。」

「不加限制？我必須承認不能做到這種程度。但我想事情恐怕也不致於嚴重到這個地步吧？」

「沒有，」李爾靜靜的回答，情況並沒有這麼糟，他提這個問題只是要弄清楚藍伯能不能夠把實情不打折扣的報導。

「有所隱藏的報導我用不着，」他又說：「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打算向你提供資料。」

那新聞記者笑起來。「你說起話來像聖朱斯❶。」

李爾沒有提高聲音，就說關於這方面他無可奉告。他講話的樣子是那種對於他所生活的社會感到厭膩而疲倦的人所說的話——雖然他自己也跟別人相似得很——決心不跟不公正和妥協有任何瓜葛。

那記者背駝下來，盯着醫生默默看了片刻。然後，從椅子上站起來，說：「我想我能了解你的意思。」

醫生陪着他走到門口。

「你能了解這一點就好，」他說。

❶ Louis de Saint-Just, 1767—1794, 法國革命家。

「當然，當然，我能了解，」藍伯重複的這樣說，語氣之間略帶不耐的神情。「很抱歉打擾你。」

當他們握手的時候，李爾建議，如果他是想來爲報紙找點有趣的「故事」，他倒可以說說最近城裏死耗子的數目，這數目異乎尋常。

「啊！」藍伯叫起來。「這個我當然覺得有趣！」

下午五點鐘，當醫生要第二次出診的時候，在樓梯上遇見一個短粗的年輕人，這個人大臉盤，佈滿深刻的皺紋，眉毛濃粗。以前在頂樓的公寓上他曾見過他一兩次，頂樓住着些西班牙的男舞蹈者。尙·塔霍噴着香煙，正目不轉睛的看着他前方樓梯上一隻垂死的耗子。他抬起頭來，灰亮的眼睛在醫生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後道了午安，說起這些耗子從洞裏鑽出來，死在地上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李爾點點頭。「這樣搞下去讓人心裏毛毛的。」

「從某一方面說，醫生，只是從某一方面說。這種事情我們以前都沒有見過，不過如此而已。就我個人來說，我倒覺得很有趣，真的，有趣得很。」

塔霍用手指從頭髮裏抄過去，把前額的頭髮向後撥，再低頭看那隻耗子，而那隻耗子已經不再抽動；然後他又對李爾笑着說：

「可是，醫生，那門房頭痛是真的嗎？」

正巧下一個碰到的人就是門房，他在臨街的門邊靠在牆上；看起來很疲倦，而原先紅潤的臉

已經失去了光澤。

「是的，我知道，」當李爾告訴他最近耗子的死亡數目，那老人對李爾說：「到處都是，有時兩隻，有時三隻，但這條街裏別的房子也是一樣。」

他看起來似乎無精打采，憂心忡忡。他心不在焉的搔着脖子，李爾問他覺得怎麼樣。那門房還不致於承認不舒服。不過他仍舊是神情黯然。他自己覺得這只是因為心理不安；那些該死的耗子讓他「嚇了一跳」。如果它們不再跑出來死得到處都是，他就會輕鬆多了。

第二天上午——四月十八日——當醫生從火車站把他母親接回來，他發現密歇爾先生更黯然。從地窖到頂樓之間的樓梯到處都躺着死耗子，十隻十五隻不等。整條街每棟房子前面的垃圾箱都堆滿了死耗子。

醫生的母親却不以為意。

「有時候就會這個樣子，」她含混的說。她是個小個子的婦人，銀灰的頭髮，黑而溫柔的眼睛。「又跟你在一起真是高興，伯納德，」她說：「那些耗子不管怎麼樣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他點點頭。確實，跟她在一起，似乎一切都變得安逸。

然而，他還是掛了個電話到市政府，他認識那裏消除有害病蟲的負責人，他問他有沒有聽到關於耗子跑到空地上死的事情。有的，墨西爾通通知道，事實上在他們辦公廳裏就發現了五十隻——辦公廳離港口不遠。說老實話，他感到相當煩惱；醫生是不是覺得事情有點嚴重呢？李爾沒

有辦法作肯定的回答，但他認為衛生機關應該採取某種行動。

墨西爾答應了。「如果你覺得真的值得麻煩，我會下一道命令。」

「當然有這個必要。」李爾回答。

在他家打雜的女工剛剛告訴他，她丈夫做事的那家工廠收集了好幾百隻死耗子。

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市民開始顯得不安。從四月十八號以來，大量的死耗子或垂死的耗子在工廠或倉庫發現。有些情況下耗子是被人殺死的，以便結束它們的痛苦。從郊區到市中心，醫生一路開車一路見到大街小巷垃圾箱中堆滿了耗子，有的成排躺在陰溝裏。當天的晚報開始討論這件事情，提出問題問城裏的地方賢達究竟有沒有採取任何步驟，有沒有策劃緊急措施來減低這件特別令人厭惡的事情。事實上，市政廳還沒有想到要採取任何手段；但已召開會議討論目前的現象。一紙命令發給衛生局，要他們每天清晨去收集死耗子。兩輛市政府的搬運車將把集中的耗子送到市立火葬場焚燒。

但第二天的情況更糟。街上的死耗子越來越多，清掃車每天早晨負荷的重量大幅增加。第四天耗子開始成羣結隊的出來死在街上。從地下室，地窖和下水道裏，它們冒出來，排成一排，搖搖擺擺的走在衆目睽睽之下，無助的扭轉着身體好像在做一種腳尖舞，然後躺下來死在那些恐懼的旁觀者腳前。夜裏，在走廊上，在巷子裏，那尖銳的，小小的死亡的叫喊可以清晰的傳到人的耳朵。早晨屍體一堆一堆堆起來，每隻耗子的尖嘴尖前都留着一股血，像一朵紅花；有些耗子已經水脹，開始腐爛，有些則堅硬僵直，鬚子仍舊豎著。即使在城市裏繁忙的中心，你也可以看到